



中医文化的文学化突围

□ 武向春

在中国医学史的叙事传统中，医家传记因困于“生平一著作一贡献”的固化模式而逐渐枯燥。杨建葆所著的传记体长篇小说《犀烛——喻嘉言归真记》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叙事方式，使得他的传记超越了普通医家的技术性记载，为中医文化提供了一种鲜活的文学表达范式。

“犀烛”典出《晋书》，名将温峤叛后，曾点燃犀牛角照明，火光中显现鬼魅原形，中医借此隐喻洞察幽微、明辨真相的能力。杨建葆试图以“犀烛”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在南昌的寻常巷陌之中打捞“医者魂”，并打破了古代科技人物研究中的普遍困境——他们的学术贡献被铭记，而作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却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。作为“清初医学三大大家”之一，喻嘉言的医学理论融合赣鄱物候，强调“因地制宜”，结合江西地区多湿热的气候特点，形成独特的温病治疗方法，代表了一种“崇实黜虚、经世致用”的学术精神，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的“穷究物理”实证精神相得益彰，共筑晚明江西实学高峰。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：他不仅是伤寒学派的革新者，更是明清易代板荡之际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坚守济世精神的典范，与八大山人“哭之笑之”的艺术精神遥相呼应。

自唐以降，南昌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枢纽。万历年间朝政渐趋腐败，南昌城不可避免地步入晚明余晖。喻氏家族作为地方士绅，既深谙“致良知”的心学传统，又保持着对《黄帝内经》的世代研习，这种儒医交融的成长环境，塑造了喻嘉言独特的知识结构。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在京城国子监的槐花

雨中，48岁的高龄贡生喻嘉言撕碎科考册页，做出了一个极具文学隐喻意味的抉择——弃儒从医，以“医国医人，其理一也”一语道出了晚明士人的困境：当科举仕途成为绝路，悬壶济世反而成为践行儒家理想的捷径。顺治年间，清兵南下，南昌饥馑瘟疫横行，喻嘉言首次系统观察到战伤、瘟疫与情志病的复杂交织。这些临床经验后来凝结为划时代的论述：“大兵之后必有疫”“兵灾之疫多由戾气”“刀箭伤者当辨金创毒，流民症需察五志火”。喻嘉言在《寓意草》的自序中，以“眼见苍生死亡，不忍坐视”的笔触，记录了医学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。此刻的赣江，既是明清易代的血色疆界，也成为伤寒学派与温病学说汇流的医学实验室。

清代《南昌府志》将喻嘉言列入“隐逸传”，然而依据地方志的编纂传统，关于医家记载向来侧重其学术，古代医案、医书鲜有记录医家私生活，这与文人诗集、日记所形成的丰富史料形成鲜明对比。此外，南昌在清军南下时遭战火，喻氏家族文脉可能因此损毁。然而，南昌文化中蕴含着一种“接地气”的实用主义精神，作者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仅凭新建、靖安、常熟等地县志和



《犀烛——喻嘉言归真记》 杨建葆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《清史稿》中关于喻嘉言的寥寥数语的勾勒，在人物命运的细腻描摹与宏阔时代的磅礴叙事之间架起桥梁，构建了一个关于时代士人风骨缩影及其悲剧性历史自觉的故事；以医之视角对红丸案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；对东林党人抱持深切的同情；以诸生名义上书朝廷，陈述辅国政见，要求“修整法治”；与钱谦益、柳如是进行思想层面的隐性对话及诗词唱和……以上种种传奇要素叠加，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杏林小说，具备了《世说新语》式的人物小品魅力。

喻嘉言的学说上承张仲景，下启叶天士，立法严而济世广，是明清医学之桥梁。当代中医教育仍将喻嘉言的“辨证论治”思想作为核心教学内容，《医门法律》的医德规范至今仍被奉为中医执业者的伦理准则，其临床经验在江西中医实践中得以传承。喻嘉言留给后世的不仅仅

仅仅是医学遗产，更是一种文化态度——既扎根于本土智慧，又面向时代创新；既尊重专业深度，又注重人文关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重构喻嘉言与赣鄱中医药文化的地理密码，不仅是一次医学史的追溯，更是一场关于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思考。

作为南昌向当代“人文城市”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符号，《犀烛——喻嘉言归真记》重述喻嘉言故事，发掘医学与文化的共生关系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持续了三百年的文化突围——让艰深的医理穿越时间的屏障，以文学的温度抵达现代人的精神世界。这种突围不是对医学专业性的消解，而是让传统医道在叙事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力，为中医药复兴迎来新的诠释契机。

尤其值得提及的是，本书的插图均由江西籍画家汪曙晖所绘，他舍弃了色彩与明暗渲染，纯粹以墨的粗细、轻重、疏密、节奏和韵律来勾勒物体的轮廓、边缘、结构和内部细节，看似简约，实则是“一根线里，可见乾坤”，是中国人画“重意轻形”的美学传承，亦是中国人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体现，与《犀烛——喻嘉言归真记》一书呈现出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相得益彰。

打开意趣天成的儿童世界

□ 周博文

由知名水墨画家梁培龙先生绘图，我撰写的儿童绘本《昨晚来到动物园》近日出版。虽已出版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，但这样集中创作的一部幼儿文学对我来说尚属首次，且此次的童谣创作并不能任意发挥、天马行空，而要围绕梁先生二十余幅“动物与孩子”的主题水墨画作展开，于我而言，极具挑战。

幼儿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所面向的读者是0-7岁间的学龄前儿童，这个阶段幼儿的认知水平、语言与表达能力尚在发展阶段，还不能理解太过抽象、复杂的概念与思想。他们不是通过各种概念、理论来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的，而是借助他们的感知能力来感知与探索外部世界的。幼儿偏向视觉、听觉的感受，富有韵律感、音乐性，浅近、单纯的文字可能更易获得他们的青睐。

创作这本童谣，在语言用字上我特别注意简短恰当，力求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思维特点、语言能力；在韵律节奏上，也兼顾低龄儿童作为接受对象，讲求口语化、音韵和节奏感，如《春光不辜负》（一二三四五/快来教一教/蝴蝶六七只/春日当空舞/两个小伙伴/来把彩蝶扑/预备三二一/齐声迈脚步/花开满枝头/春光不辜负），同时，我认为幼儿的童谣儿歌在创作类型上应该多样化、多元化，让童谣成为幼儿认识自我、探索世界、启迪心灵、陶冶性情的载体与渠道。

《春光不辜负》是传统童谣的一个类型：数数歌，用易记易念、朗朗上口的短歌教孩子识数、数数。在《昨晚来到动物园》这本童谣集中，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儿歌，如每一节尾字基本相同的字头歌《看仙鹤》（姐姐扎着小辫子/弟弟光着脚丫子/来到湖边看仙鹤/黑的羽毛白身子/头上一顶红帽子/身穿一件小裙子……）。还有一问一答式的问答歌，如《去哪里》（牛儿牛儿去哪里/去到田间忙耕犁/鸟儿鸟儿去哪里/飞到枝头筑巢窝/云儿云儿去哪里/化作彩霞映山脊……）在这些儿歌中，我有意使用一些词语、句式的重复，来加强幼儿对语言的感知、理解与记忆。剑桥大学教授、儿童文学研究专家玛丽亚·尼古拉耶娃曾在《儿童文学的美学研究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儿童文学中的词语重复，也是一种丰富和训练读者词汇的方法……儿童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展儿童的语言水平。”

这些不同类型的童谣儿歌共同构筑了一个童心盎然、意趣天成、色彩斑斓的儿童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，有纯粹的诗心、洁净的童心，有丰富的想象、充盈的情感，有自然的知识、生活的常识。在用童谣儿歌给孩子描绘一个绚烂多姿、拙朴有爱的世界的同时，我也注意到了尽量用幼儿可以接受的文学的方式，对他们进行知识教育、情趣与情感教育和语文教育。同时配合梁培龙先生气韵生动、形神兼备、意蕴悠远的水墨画作，让幼儿在阅读与欣赏中，获得美的感受与审美的熏陶，以期更好地建立起他们早期的阅读兴趣与习惯，培养他们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。

此外，多首童谣注意到了与幼儿读者的互动与连接，如《斗蟋蟀》（两个好朋友/相约斗蟋蟀/两只小虫子/谁的更厉害/小鸟叫喳喳/飞来啄比赛……），以及《一二三四五》《几只麻雀天上飞》等，这些童谣或是召唤读者进入到童谣情境中来，参与儿歌的互动；或是让幼儿读者根据图画给出的细节与信息，回答儿歌中提出的问题，加强了读者的互动性与参与感。最后一首儿歌《自己写一首》，由我来写作每一节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通过图画与文字给出的信息及提示，让幼儿读者自己去完成，在启发他们通过观察、探索、发现来获得答案的同时，也寄希望于提升孩子们的思维层次、语言能力与创作水平。

玛丽亚·尼古拉耶娃在《为学而读：儿童文学的认知研究》中提及：“视觉图像能避开词语的相对准确性，唤起更为广泛的情感。”在《昨晚来到动物园》这本童谣绘本中，图画与文字相互融合、呼应，抑或是相互补充、完善，构成多重的图文效果，幼儿读者在看、听、读的过程中，能够逐步发现童谣绘本的魅力与吸引力，主动投入到图文交织的场景与画面中，一起解码童谣的艺术魅力。



《昨晚来到动物园》 梁培龙图 周博文文 新世纪出版社

在命运的悲喜中逐梦

□ 卢时雨

这段时间，我阅读了樊健军的中篇小说集《极昼故事集》，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新鲜的、美好的。读到精彩之处，我常常忍不住拍案叫绝。

对梦想和美的追求是小说集共有的主题。梦想在小说中被具象化了，比如《父亲的地图》《如果不是夏天》的梦想是远方，是外面的世界。《吹口哨的阳小钉》的梦想是音乐，《请保持沉默》的主人公有一个台球梦，《马亮先生》的梦想是文学。小说借助于地图、帆船、口琴等意象，推动了情节发展，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和内蕴。

《父亲的地图》中的父亲是勇敢的先行者和探索者，他不甘心一辈子困在水门村，做一个地位低微的劊匠，过着重复的令人窒息的生活。父亲有一颗到外面世界去闯荡的雄心，他决绝地离开家乡，走向了外面斑斓的世界。父亲是“闯关东”的人，也是“走西

口”的人。他对梦想的勇敢追逐，值得我们敬佩。

在《如果不是夏天》里，作者巧妙选取了帆船这个意象，帆船是梦想的载体，农村孩子对山外世界的向往，对未来的憧憬都寄托在帆船上。帆船也是突破困境的工具、成长的象征、希望的灯塔。然而，夏天淹死在河里，他死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他的故事是一个悲剧。这让我不禁想起一句话：悲剧就是把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其实他的悲剧结局作者在小说第一章节的结尾安排了一个情节：“他的话音刚落，不知从哪里刮来了一阵风，那些火花像树叶一样被卷了起来。我们慌忙去追逐宛如蝴蝶一般飞到了半空的火花，很不幸的是，有几张火花还是掉到了溪水里。”

火花上船帆的破碎预示了梦想破碎的悲剧结局。小说既有对美的歌颂，也有对丑



《极昼故事集》 樊健军著 作家出版社

恶人性的鞭挞。吹口哨的阳小钉是梦想的追求者。让我们来看看身边的人是怎样想方设法去扼杀他的梦想的。阳小钉的舌头被割掉了半截，再也无法吹口琴了。这样的情节本来够残忍了，但是让我叫绝的是，阳小钉把小说中的“我”当成朋友，他的口琴不愿意给别人，却在放学的路上拦住“我”，要把口琴送给“我”，而“我”却拒绝了

他。这对本来就心灵受伤的阳小钉来说，无异于又残忍补了一刀。

小说《松岗在歌唱》中的黄曼丽是美的化身，松岗是美的追求者。对于自己得不到的美好的事物，也不希望别人得到，如果别人得到了，那就会嫉妒和恨了。松岗多次被殴打，就是这种扭曲心理的反映。小说结局的转折让整个小说的寓意上了一个台阶：或许，美是无法摧毁的，它有一股强大的生命力。

另外，作者丰富的想象、生动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比如写喜悦：“在星期一，人们像被注射了兴奋剂，从脚指头到头发梢，哪儿都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和焦躁。”还有写呐喊声：“阳天庭的呐喊声像山头上的溪水，一径往低处流。它顺着田间小道漫延，穿街过巷，流进每户人家的院子，流进每间房屋，流进每个人的耳朵。它穿过窗棂，钻进土墙的裂缝，又从墙的另一边钻出来，继续往有缝隙的地方钻去。”

总之，《极昼故事集》给我带来了久违的阅读快感，它就像一块我从河滩里拾到的圆润晶莹且会发光的石头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一座精神饱满的家国仓廩

□ 刘骏文

翻开《进贤仓》，就宛如走进了一座精心雕琢的赣派古建，此“仓”是作家程晖笔下储存精神果实的粮仓。斑驳的库房，陈列着翩跹的南昌风物。全书共15章、30万字，宛若南昌历史文化、风景习俗的“小百科全书”。

全书如同浸了古墨的绢帛，一落笔便是满满诗性的场景，通过可触可感的温热文字，铺展开鲜活的人物画卷，这画卷既有衣食住行的烟火气，也有诗词典故的文化味，还有乡土习俗的厚重感。作者是一个小说建筑师，文字化成砖块，堆砌成墙，粉刷上色，完工塑形。它于形式上呈现出古典“美”，内容上体现出人物“正”，精神上凸显出家国“红”。

本书以南昌历史文化街区进贤仓街为故事发生地，从小切口讲述了大背景下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主要讲述了八大山人后裔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和浮沉挣扎。小说从清朝晚期跨越到解放战争时期，书写出微观的百年历史，书中穿插太平天国的硝烟、洋务运动的浪潮、辛亥革命的曙光与抗日战

争的烽火，读者宛如漫步时空隧道，与主人公一起见证世间的破碎，并一帧帧进行修补，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找到归宿，看到中国的希望、民族的新生。

一座粮仓的成型，需要墙体、砖瓦构建外形，也需要各色的器具进行填充。书中的诗意语言便是架构的用料，有七绝韵味，也有辞赋抒情，令人如痴如醉。一道道美食在文字之间穿梭，“八荤八素十六盘”，让“清炒”过的语言飘逸出香辣可口的香气，配上万记酒庄的南昌“三花”、新建的糯米清明酒，在庐山云雾茶的熏染之下，清芬扑鼻。那些诗句般的语言，就像得让人沉湎其中，忍不住听它娓娓道来那些如烟往事。

作品以炙热滚烫的笔触描绘出每代人成长的隐秘声音。本书开篇“三月十九”“八大山人”这两个象征符号就埋下伏笔，主人公祖先“改朱为牛”躲避清廷追杀，却从未舍弃“反清复明”的文人气节。这一“改姓不改志”的举动，如同一颗种子，在每代生命里生长出“守文脉、担家国”的粗壮

枝干。书中的牛森有在书法绘画方面的才艺，颇有朱奔之风；其祖父牛鑫游潇洒脱俗，却能醉眼窥世；父亲牛森必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情怀及封建帝王贵胄心理；三个孩子牛焱方、牛焱放、牛焱堃，取“土”筑名，在巍巍梅岭山脚下，他们虽无经世致用之才，但团结善良以身报效革命事业；其义子马湘杰有勇有谋，多次为革命事业死里逃生，身体上布满了战争的伤痕……“清炒”过的语言飘逸出历史阶段不同、经历不同，但隐喻出共同性——他们待人处世具有忠诚厚实的道德品质。牛家几代教书育人，传授的不是“八股”知识，而是为人处世之道及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。

《进贤仓》让我感动的还有对当下青年的深深激励。书中人物用各自的一生创造出一座座精神饱满的仓，这是平凡人的胜利。牛森必的遗言是将自己的骨灰坛存放在青云谱，待华夏神州政通人和、海晏河清之时，再入祖坟；牛森有多次婉拒国民党，后加入革命队伍，为前线的八路军、新四军购买药品，助推南昌解放；还有牛焱方、牛



《进贤仓》 程晖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焱放、牛焱堃等最终在革命事业中英勇牺牲……这些胸口流淌家国理想的人，是赣江之上的渡江人。书外，赣江的水滚滚流淌，无数的新青年成为赣江之滨的渡江人，他们乘着理想之舟静待登岸。

小说末尾，牛森有牺牲，南昌解放，人们互相拥抱欢呼，那庆祝新时代到来的声音，仿佛要从书中翻滚而出，但牛森有还在我的脑海，他残留的笑意将化作《城南进贤门进贤仓街图》映照得熠熠生辉，融化在了梅岭漫山似火的红花里……